

# 陈佩斯： 喜剧第一目的是给观众带来快乐

身穿一件中式褂子，脚踩一双老布鞋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最近出现在人们眼前的陈佩斯，温和而又低调，声音和年轻时比几乎没有变化。只有脸上的皱纹和花白的胡子在告诉人们，岁月流逝，当年的“陈小二”也老了。

在许多观众心中，陈佩斯是大师级的喜剧演员，《吃面条》《主角与配角》等个个都是经典。他的“无实物表演”，往往仅凭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，就能逗得观众开怀大笑。

聊起表演，陈佩斯始终觉得，喜剧要讲究“结构”，第一目的是给观众带来快乐，而不是为了教育人。他的作品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：不单纯凭借台词吸引眼球，也不会生拉硬拽地造梗，笑点融于故事情节之中，出现得十分自然。

将工作重心放在话剧领域后，陈佩斯依然“慢工出细活”：《惊梦》光是写剧本就花了三年时间，该剧讲述了解放战争年代昆曲戏班艰难求生的故事。几轮演出过后，这部话剧也挣下了好口碑，至今在豆瓣保持着9.4分的高评分。



《惊梦》剧照。

## 两个身份：演员与导演

大约在2018年，陈佩斯筹备多时的大道戏剧谷正式启用。远离闹市喧嚣，绿树成荫，还拥有宽敞的排练厅，这里算得上是他实现喜剧理想的一方天地。

如果没有其他事务安排，陈佩斯最近总会准时准点出现在这里：4月28日至5月7日，由他导演并担任主演的话剧《惊梦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，就此拉开全国巡演大幕。

《惊梦》的主题是戏剧，这和陈佩斯的阅读经验有关。他喜欢读书，比如历史、国学一类。看完书后灵光一闪，对中国的戏剧历史有了新的认识，创作想法随之而来。

“戏剧的历史和中国历史分不开。小时候读这些书，可能朦朦胧胧一知半解，经历得多了，知识面不一样了，再看待历史中的戏剧时，看法就变了。”陈佩斯说。

《惊梦》的结构很精巧：内核是悲剧，但在舞台行动中，又依据故事情节衍生出很多笑料。剧中，他饰演和春社班主童孝璋，跟儿子陈大愚同台切磋，陈大愚饰演“戏痴”常少爷。

演员与导演，是陈佩斯已经习以为常的两个职业身份。如果非要说不同，那就是做导演自己会更有话语权，“剧本我改完了再上台实践，最终稳定在那里的，是一个新的、完整的东西。”

## 拿出给人带来快乐的作品

一些观众通过话剧认识陈佩斯，但实际上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他就已经是红极一时的喜剧演员，主演了《瞧这一家子》《二子开店》等一系列电影。

微表情拿捏到位，情绪收放自如，陈佩斯是许多人眼中的“天赋型”演员。但他自己不这样想，“我真是要什么没什么，半半拉拉的。我看过有天赋的人表演，跟人家真是没法比。”

话虽如此，但在后续的演艺生涯中，他为观众献上了一系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。对演技长时间的锤炼，也造就了陈佩斯极强的舞台应变能力。

在央视春晚舞台表演《主角与配角》时，道具枪套的带子意外断裂。他与搭档朱时茂没有丝毫慌张，朱时茂一边继续说台词，一边修好了枪套，丝毫没耽误演出。

修好的枪套带子变短，反倒造就了另外一种喜剧效果。陈佩斯得意洋洋拿起手枪，贡献了滑稽的一幕，“我拿过来往这一挂，短啦！就挂这一个枪套，观众乐半天。”

不只是《主角与配角》，陈佩斯和朱时茂一起表演的很多小品都拥



陈佩斯

有旺盛的生命力，粉丝有“80后”也有“90后”。直到今天，依然有许多人热衷于“考古”这些作品，看一遍，笑一遍。

“我们创作时不是为了教育人，而是要拿出给人带来快乐的作品。所以，我们的姿态、创作方法，以及选择的故事就不同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东西可能能够走得长远一些。”他说。

## 艺人的本分

作为演员的陈佩斯，有时会有些执拗。陈大愚对这点印象深刻，“我爸马上七十岁了，老给自己设计一些比较高难度的动作。要么从台阶往下摔，要么是大幅度地蹲起、蹲起。”

《惊梦》有一场戏是在枪响之后，陈佩斯应景的匍匐前进。身体情况比较好、腿不疼的话，他还会像“小猫爬”一样走两步，模拟人的狼狈程度。

别人觉得有些辛苦，提议将动作简化，但陈佩斯坚决不同意。哪怕是上了年纪，他也不觉得做这些有难度的肢体动作是对自己“太狠”，“艺人嘛，这是本分”。

“《惊梦》开头是战争间隙，几个人从瓦砾里爬出来，全是流弹，能站直腰吗？”他分析道，“真的战场上，不管年纪老不老，要活命就只能趴在那儿——做到这些动作，情境就出来了。”

排练话剧时，陈佩斯是严格的导演，也是较真的演员，自己有一个动作做得不到位，马上再练十遍。不少观众觉得陈大愚在《阳台》《惊梦》中表现出色，他的评价则是“完成任务”。

“演艺这事没边儿，所以没有一个绝对标准。比我高明的看了我的表演，会说你还能这样、那样(演)就更对了。”陈佩斯语气轻快地说，“从《戏台》到《惊梦》，我的表演风格完全变了，这就是有进步嘛。”

或许，对陈佩斯来说，演戏、研究喜剧早已成了一辈子要坚持的事业，“以后影视剧我可能也会有尝试。至于今后的工作重心，肯定是话剧啊，那怎么能走呢？” (中新)

